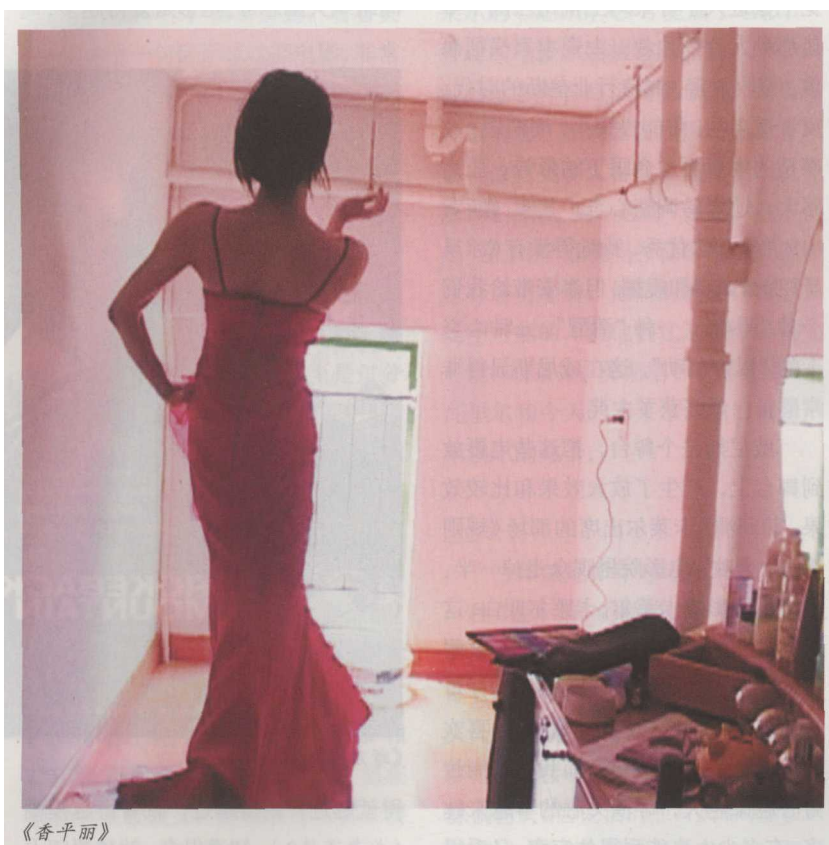


谁来决定你的性别？

——中国首部跨性人电影：《香平丽》

王 梆

“ 它以半纪录半剧情片的方式，向观众呈现了，作为性少数的自然物种，快乐、艰辛而无奈的生存景况。影片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为自诩文明的话语者及窥视癖者打开了一道后窗，现身了一座后花园。在这个后花园里，它最大程度地为性少数的妖魔化形象祛了魅。”



我很难过整个过程必须如此困难。但若我没走这条路，我又将会是谁？此时我感觉在自己生命的中心，那个梦仍如香甜绿草般缠绕在我的记忆里。——Leslie Feinberg《蓝调石墙T》

跨性别运动斗士 Leslie Feinberg 的小说《蓝调石墙T》，让

人回忆起1969年6月27日凌晨那个发生在美国的石墙酒吧事件。为了反抗警方的突袭，同性恋者在石墙酒吧进行了三个夜晚的斗争，此后发展为每年一度的“6·27”纪念日，并被视为同性恋解放运动（现身Come out）的开端。大半个世纪以来，为性（别）权利的自然化和人权化而斗争的人们——引用瑞典性激进派 Lars

Ullerstam 的叫法则是：“性少数”们，仍在持续战斗。他们中并不完全是同性恋，同性恋只是性少数的一个部分。他们中也包括变性人（Transsexual，对本身性别不满意，而希望通过手术方式改变性别者），反串者（Transvestite，也叫扮异性者、需要穿着异性服装，以女性角色来生活，但不代表希望变性或是同性恋者，大多数的反串者都是异性恋者），反串秀者（Drag），超越了社会对男女性别的生理和心理界定，从本体上到达理想的“雌雄同体”境界的跨性别者（Transgender），以及其他具有多元性需要的主体生命等等。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当代艺术家、DV运动的发起人之一蒋志的电影《香平丽》（《Our Love》）正是中国第一部关注“性少数”人群的电影（与《东宫西宫》、《盒子》、《哎呀呀，去哺乳》等同志电影不同）。它以半纪录半剧情片的方式（突破传统纪录片模式的田野调查），向观众呈现了作为性少数的自然物种，快乐、艰辛而无奈的生存景况。影片最大的优点在于，它为自诩文明的话语者及窥视癖者打开了一道后窗，现身了一座后花园。在这个后花园里，它最大程度地为性少数的妖魔化形象祛了魅。即便是对性少数持“默许”立场的观众，相信在看过此片后，亦会反思所谓的“整体人格病理学”、“心理疾病”以及现在用于临床的“易性病患者”等包括来自遗传学的诸多刁难。

我相信在那些被视为异端电影艺术中，暗藏着人类通往平等和快乐的曲折小径，比如阿莫多瓦的《关于我母亲的一切》、以跨性别者 Brandon Jeena 1993年的谋杀案改编的《男孩别哭》，蔡明亮的《河流》、贾曼的《蓝》……《香平丽》传达的是全球化背景下的地方性别政治中的弱势群体发出的声音，倾听它，亦有重要

的意义。

一、性阶层中的底层

《香平丽》的主题歌是一首舸非创作的《荔枝 garden》。它抒情而伤感，像一只逐渐失去燃料的热气球，在摩天大厦中漂浮。在我未拜访蒋志之前，我并不知道热气球底下那片依稀浮现的蓝灰色绿化带，即是“荔枝 garden”。蒋志说，它是男同性恋聚集的场所。这个具有热带狂欢气质的名字，令我想起台北的新公园（后来更名为 228 和平公园）。在 GAY 们普遍缺乏 GAY BAR 的年代，那里曾是男同性恋者的天堂。如同白先勇先生在《孽子》中描述的：“到了午夜，如同一群冲破了牢笼的猛兽，张牙舞爪，开始四处猩猩的狩猎起来。”

影片记录的故事发生在一个拥有 1200 万人口的大城市，中低收入人口占大多数。所以不难理解在公园里幽会的经济意义。然而荔枝 garden 却不是影片的直接发生地，它只是影片中人物生存环境的一个反射体。与出没于荔枝 garden 的同性恋者一样，影片中的几位主角是中低收入人群。在性阶层的划分中，他们不属于有经济实力、受人尊敬、有法律保障的异性恋者或同性恋者，亦不属于符合异性恋道德规范，拥有单一性伴侣的同性恋者，甚至不属于同性恋极端捍卫者所推崇的完全同性恋者。在同性恋圈中，他们被嘲讽地称为娘娘腔的“姊妹”，他们还是“不耻地”使用同性性行为异性恋者。此外，他们汇集所有歧视的焦点——性工作、高危人群或观赏性商品。更糟糕的是，他们普遍偏低的受教育程度，以及长期处于经济压抑状态下的世俗经验，使他们害怕沦为最底层，而朝向欺压他们的上层观念靠拢，使他们无法具备激进的“酷儿 (Queer)”运动（性左派革命）所需要的理性、勇气和超越力。

所以，他们是弱势中的弱势，性阶层中的最底层。

他们是渴望做变性人的平儿，反串秀者香香，以及反串秀者丽君。他们在歌舞厅中谋生，他们的受众是同性恋者、观淫癖者和普通观光客，为了赚取多一点的钱（仅仅是多一点的钱）偶尔出台。他们是关系很亲密，同病相连的“姐妹”，他们全都不是不折不扣的异性恋者——把自己视为女性，爱恋着男人。

二、为“妖”祛魅

平儿在影片中以自嘲式的轻松口吻说道：“一日为妖，终身为妖。”

当他们不是河莉秀、金星或者著名的人造变性人美女刘晓晶的时候，社会便把他们叫做“人妖”。这个词总是避开人们对色情产业的联想，所以即便他们并没有“卖”，亦被当作“卖”的人妖。他们被妖魔化的历史，与突破禁忌的色情史有关，但更重要的是与“肮脏的性交易”有关。在主流媒体关于人妖的报道中，总是突显他们即使做了彻底的变性手术，也找不到合理(法)爱情，只能继续为妖。杨凡的电影《黑街皇后》，即用奢华铺张之笔调表现了妖之佼佼者“人妖皇后”一旦人老珠黄，就被声色淘汰的欲海寂寞。总之，身为“人妖”是一个生命的悲剧。避免成为人妖，就要在幼年时代“坚持正确的性别判断力”。

然而影片中的平儿，却是一个活泼率真，具有某种疯狂的爱的能量的人，而不是“妖”。在舞台上，她敏捷、有力，婀娜而翩跹，丝毫不怠慢她的工作（虽然只是表演钢管舞）；在生活中，他爱慕着她的恋人，她希望能够赚到足够的钱，彻底变成女人之后，和他结婚。而且他幻想她的恋人先和一个女人结婚，然后生一个孩子，离婚之后再与她在一起，地老天

荒。为什么平儿的价值观与男权社会中对女性的想象基本吻合呢？蒋志认为，激进的女性主义试图消灭女性性特征，并非是一件好事。他尊重平儿的个人选择，包括“做 36 的胸，整得像李玫那么漂亮”，以及“想要一个孩子”等等。

难道女为悦己者容就一定会威胁女性的主导地位吗？

这之后，蒋志拍摄了平儿接受隆胸手术的过程。当医生拿出一摞美女照片时，医生的表情是相当愉悦的，这是医生的杰作，在医生轻松诙谐、略显浮夸的描述之中，像“西北首位变性者是位大学生”那种“触目惊心”的新闻效应被不知不觉地瓦解掉了。我觉得这更得益于蒋志独特的影像美学处理——此类略带粗痞的冷幽默：走铁路去香港，电台“零点 1+1”，在胸口上画个圆圈之类，在影片中比比皆是。

影片另一层祛魅，是香香的出场。香香是一个几乎可以以假乱真的“女人”。她通过略带夸张的、比女人更女人的一颦一笑，不断地确立自己的女性身份。比起平儿，她更接近“雌雄同体”的跨性别者。她的外表，让人想起 JAZZ 音乐家 Billy Tipton 在漫长的几十年岁月里，毫无破绽的男人扮相（Billy Tipton 甚至还是五个孩子的父亲）。香香希望赚钱，她更渴望爱情。当她被一个叫饶饶的浪漫男人追求时，她享受着：饶饶给她的两条金鱼，一只只会说“我爱你”的绒布狗熊，饶饶为她吹奏的口琴，以及深夜里会发光的半导体收音机……然而，现实是——饶饶终于发现了香香她，并不是女人。爱如海边的泥沙流逝。香香又复寂寞，这已经不是第一次。蒋志以一个艺术家的敏感和热情，抒情而伤感地舔着一个女孩在一场恋爱角逐中的鳞伤。

而最关键的是“一个女孩”。

王柳：你为什么会在你的影片中特意强调女性特质呢？比如鲜红的内衣、细腻平滑的肌肤、娇嗔的身体语言，甄尼的歌，阁楼上的舞蹈，水、金鱼、绒布玩具？

蒋志：那是因为，我觉得她在我眼中，就是一个女孩。和其他女孩不同的是，她没有女性的生殖特征。但是这有什么关系吗？我们如何界定什么是男，什么是女，仅仅是通过生殖特征吗？

之所以观众会为之动容，是因为影片提供了对于香香那样的人物，一个可信度极高的理解平台。这个理解平台则是让被拍摄对象充分地展示自己的美（美丽的身体，美好的情感，对完美的不懈追求）而实现的。是否大多数的人都赞同：一个有阴茎的人所具有的女性特征，只能以错置和变态来处之的社会，是公平的社会呢？如果当你在视觉上——首先在视觉上，就已经深深地感受到“美”的话。

三、Come out之后的失乐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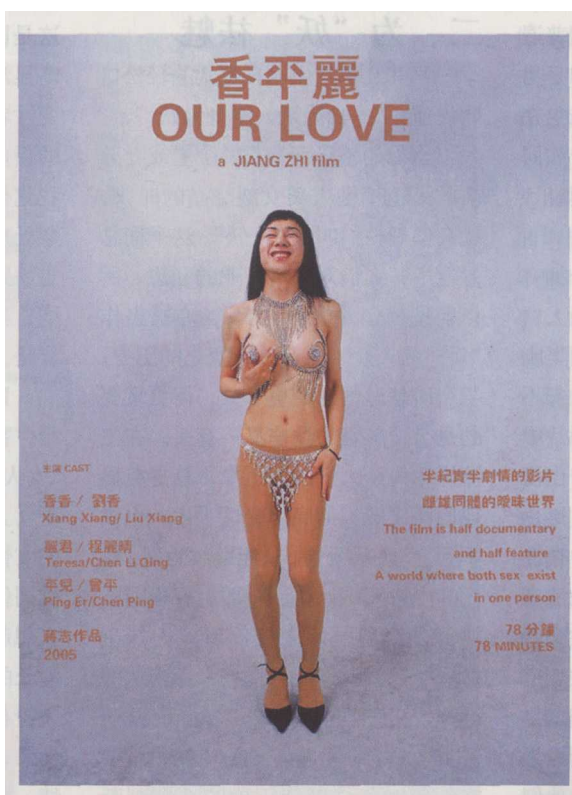
丽君是一个男人婆式的“女人”，她是一个从香港到内地大城市来找生活的歌手，她肥胖，但是她很“明白”，因此“绝对不会去做变性手术”，而且认为“想找一个爱你的人，难哪，找一个你爱的人还差不多。反正爱情就是一场欺骗”。她放弃了对爱情焦虑的等待，转而希冀“大奖中个五百万”。这是她的妥协，也是她长时间以来被社会所歧视而产生的消极心理。她的憧憬既现实而又非现实。

香香以street worker的极端方

式，想证明自己的女性魅力，结果却被把她载上车的嫖客狠狠地殴打了一顿——当嫖客发现她不是女儿身时，丽君赶来，背着香香，朝空荡荡的大街上走去。

影片以平儿在疼痛的煎熬中炫耀自己的芳胸结束：“嘿，比胸大？我回去以后就不穿胸罩，顶死她们！”

饶饶离开了香香，香香被嫖客殴打……虽然蒋志把重心放在蒋志式的冷幽默与“讽刺”抒情的影像实践上，



并未着重渲染他们与社会之间的矛盾和冲突，但是影片中的人物的服装（全都由演员自己提供）却暴露出他们对现身之后的恐惧。香香和丽君因为女性特征非常明显，所以他们在外出时，总是穿上女孩的衣服，只有在他们的私密空间，出租屋的阁楼和阳台上，才敢于暴露。而平儿的男性特征比较明显，除了演出以外，她在镜头里面总是穿着运动衣和牛仔裤：“我

要是做了变性手术，就每天买一套衣服……我喜欢那种很可爱的，显得比较清纯的女孩衣服……”

当人们越来越多地意识到，残障人士之所以成为残障人士，是因为社会没有提供使更多的可能性，使他们摆脱残障的困扰时，为什么对于毫发无损、心智健全的人，却不能以一种多元化的性(别)视角，正视主体的性差异，看待他们的处境呢？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易性病患者呈逐年上升趋势。据一些专家估算，目前的易性病患者要占我国总人口的十万分之一左右。当然，这其中有不少是假易性病。让人惊异的是，在真易性病患者中，大部分是知识分子，有许多还是研究生、大学生及节目主持人。——《西安晚报》的一则新闻

要充分让他认识到手术是不可逆的，把自身的性解剖结构变异成易性结构，从现有性别角色变为易性角色，这是人生所有改变中最激烈的改变，因此，能不做变性手术就尽量不要做，应凑合过去，逐渐顺应性别，改变性格，用各种办法克制自己，自得其乐。

——一份关于易性病(transsexuals)的治疗方案

公安部门同意手术的证明、包括个人经历及手术决心的个人手术申请的证明、家庭成员同意手术的证明、精神病院排除精神病的证明、工作单位同意手术的证明、乡政府和居委会同意手术的证明、已经结婚者必须解决好配偶问题并出具法院证明、医疗

费用的筹备及手术后的生活保障措施证明。所有证明准备齐全后，才能接受变性手术。

——一份关于易性病(transsexuals)的术前措施

影片中在海中浮现的地雷式的球状体，暗示着现身之后的危险性，即撞击明显是病理化的主流价值观之后有可能遭遇的触礁。我在与蒋志的访谈中获悉，在平儿塑了胸之后，香香也去塑了胸，但是最终，香香还是在家人(社会)的压力下，摘掉了她的胸部。血肉的身体——在此，正如蒋志所言，是一个“极限”，一个成为她活下去必须突破的极限。

英美研究学者 Jay Prosser 引用法国精神分析学者 Didier Anzieu 有关“表皮自我”(skin ego)的说法，将它延伸为“体现”(embodiment)。他认为：变性揭露了“体现”如何深刻地构成了主体性的主要基础，但是同时也显示了“体现”既关乎肉体本身，也关乎安居于(inhabit)物质肉体时的感觉。

香香需要一个可以安居的女性的肉体，因此希冀通过事实上存在着风险的变性手术来实现。人们应该认同，她的变性是充满对自身关照的，自觉性的表现。但显然，事与愿违。此刻，香香至少暂时要面对一个 Come out 之后的失乐园。

福柯认为同性恋是“一种存在的风格，是一种存在的形式，是一种生活的艺术，而绝对不是一种性身份、性本质或性的种类”。而英国变性人 Paul Hewitt 则说“我是为了自己存活所需要的那个身体而战”。

到底，谁来决定你的性别？

塑胸—摘胸，就像从悬崖上跳下去一样。

看来，这场关于性别的主宰权战争，在影片谢幕之后，仍将漫长地持续下去。

女人体：从“唯美”到“幻象”

杨小彦

“女人体由禁区走出，经过若干争论，逐步转变成一种“唯美”的化身，不仅满足了社会对窥视的欲望期待，同时也填补了“革命艺术”空缺之后的表达空白。……“唯美”在为整个社会塑造合适的视觉“幻象”的同时，也让人体艺术(主要是女人体的呈现)获得了它最终的合法性。”

20世纪80年代，中国艺术界有两件和女人体有关的事，对其反应，至今仍然不能让人释怀。

第一件事是1981年袁运生为首都国际机场候机厅所创作的壁画《生命的赞歌》，其中描绘了几个全裸女人体。当时舆论为之哗然，并由此而引发了一场奇特的大讨论。讨论的内容是：画家应该画女人体吗？讨论的结果是：壁画中有女人体的部分，被覆盖了一张“遮羞布”。至于画家能否画女人体，似乎没有明确结论。从“遮羞布”来看，当时至少是不提倡画女人体的。

另一件事是1989年2月中国美术馆举办的“人体艺术大展”。那一次大展居然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去参观，现场人山人海，热闹非凡。这大概是中国美术馆开馆以来参观人数最多的一次绘画展览。有出版社为展览出版了精美的图录，结果也成为一再重版的畅销书。那次大展的一个有趣插曲是，被画的模特当中，有人跑去打官司了，为的是向成功的画家索要“裸露费”或“名誉损失费”等等。官司结果如何，没有检索，详情不得而知。

袁运生的壁画是一种装饰风格。用装饰风格所描绘的女人体，与“真实”形象相差甚远，所以今天恐怕没有人会对此产生“性幻想”。与此相关的是，今天恐怕也没有人再去追问画家

是否有权利画女人体。今天，不仅艺术界中人，还包括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似乎谁也不会质疑画家是否有画女人体的权利这件事了。画人体，尤其是画女人体，已经被公认为是艺术的题中应有之义而广为接受。今天的问题已经不是该画或者不该画女人体了。今天的问题是，女人体已经靠着多年来围绕“她”的争论而建立起来的审美观，充分地满足了潜藏于大众心理的“窥淫癖”爱好。今天，轻率地以“艺术”的名义来组织“女人体”摄影活动已经没有什么新鲜感。几百名“摄影家”举着相机围着一个或数个女人体，让她们做出种种搔首弄姿的体态，然后按动快门，已经成了没有什么新闻价值的日常景观。不仅如此，在今天这个商品如此必需的社会中，女人体也已经成为商家广告的奇特方式了。比如网上就流传着一则新闻：某地商场为了推销沐浴露，居然当着顾客的面上演了一场裸体秀，让几位年轻女性光着身子当场“洗澡”。这可比半个多世纪以前军阀孙传芳勒令刘海粟停止人体模特课程还要严重千百倍！

曾几何时，我们的国家对女人体开放了。然而，稍有记忆的人却怎么也不会忘记，大半个世纪以来，美术学院是否可以画裸体模特，艺术能否表现女人体，居然成了一个重大的政治问